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军事战略编 专题三

徐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

姜克实 / 编 (第一册)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军事战略编 专题三

徐 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

姜克实 / 编 (第二册)

专题编者

姜克实

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著有『石橋湛山の思想史的研究』（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2）、『現代中国を見る眼—民衆から見た社会主義』（丸善ライブラリー、1997）、『浮田和民の思想史的研究—倫理的帝国主義の形成』（不二出版、2003）、『近代日本の社会事業思想—国家の「公益」と宗教の「愛」』（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等。

专题解说（一） 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和平型关作战

姜克实

一 档案记录和口述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尤其成为文字的历史档案。最近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收集口述资料，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即寻找历史事件的当事者，记录他们的叙述，似乎证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我们在寻找不到任何文字档案记录的情况下，若能找到见证人，从其口中得到事件信息，无疑是贵重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资料的弱点。特别是事隔多年的个人独家的回忆录、回顾谈之类，会和事件的真相有很大出入。

可以说，口述资料中比较有真实性的是当事者在一瞬间形成的强烈感情及印象。比如当时的震惊、痛苦、疼痛、悲伤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经过等。而对事件整个的来龙去脉，发生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过程、顺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基础情报，口述者一般都叙述不清，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不提前进行再学习，调查或参考其他历史文献或他人的口述记录，很难复原出事件的全相。此即为关于同一事件的口述记录中，多个证人的口述经常情节、经历相同的原因。另外调查者的目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被调查者个人的虚荣心等也会对口述内容产生影响，且事先设定好的题目、诱导式询问方法等也会引发口述者逢场作戏、即兴发挥之效果。所以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侧重于感情面的情节记忆，辅助文献资料时有一定参考价值，单独并不能成为历史

依据。

由于国家间政治利害、战争中敌我关系的继续，各国、各党的近代历史记录往往存在两个部分。一是对外公开的宣传部分，其中不实的内容较多，可以说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的手段、策略。另一是真实的部分，多表现为内部通报、秘密记录，用于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各种内部数据的统计，作为今后的统治政策方针的参考，并不一定对外公开。因为有时历史的真相会妨碍政治统治。

在这里介绍的日军档案，不同于战争中被称为“大本营发表”的宣传，基本是可信的贵重的历史记录。其贵重在于一是文字档案记录，二是事件当时的记录，三不是宣传材料而是军内机密文件。

使用日军档案做研究，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战斗面貌还原到相当完整的程度。比如天气状况，日出、日落时间，各种命令的具体内容、下达时间、部队的划分，各级指挥官的姓名、官阶，战斗参加者数、死伤数，少尉以上将校死者的姓名，行动路线、作战部署，武器数量、种类、损坏程度，使用的各类武器消耗弹药数量等。更有许多详细的局部作战图、各种统计数据、现场写生等资料。而且经常有多份记录，比如台儿庄作战中濑谷启支队长下达的每号命令，我们可以在其下属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和第十联队的两份《战斗详报》中同时确认。所以作战命令、行动时间、地点等重要情报，可以比照核对，一般不会有错。

日军的档案资料，若按种类区分，可分为三类。一为事件当时的记录，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此类资料可以明确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二是事件之后的追记，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志》等，应该是在当天或数日内写成。此类资料和前者同样，对于再现事件的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但由于有些不是正式记录（如个人日记、手记等），所以对于再现事件整体过程有些局限性。三是是事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如《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等。此类档案有一定时间差，一般是在事后不久（数周、数月）后做出，有总结、归纳的作用，对于掌握作战、事件的整个过程非常有用。

事后写成的报告书一类，内容也并不一定都准确，有时也做手脚。表现在

何处？笔者认为并不在数字、统计等结果方面，而在叙述的过程。数字往往是一个调查结果的定数，比如死伤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消耗弹药数量统计等，由于和今后作战、补给、善后等现实问题有密切关联，所以不易作假，作假若被发现，将受军纪的严惩。而过程的描写中却可以加入一些主观发挥，比如英雄事迹、军人的死亡报告书等。死亡证明书仅仅是军医在验尸时做出的死因记录，如地点、时间（一般记录到分）、致命创伤的部位子弹方向等。而事后向家属、上级、出生地行政单位提交的死亡报告书，出于安慰家属、宣传死者事迹、获取军功褒奖等目的，可在情节方面进行一些发挥，特别是不属于档案的媒体报道，总会出现死者临终前的场面、行为、豪言壮语等内容。

再如武器的丢失与损失，因为责任重大、处罚严厉，所以报告时最禁忌的被敌缴获、遗失可以虚报为战斗中损失、损坏等。^① 战斗过程中的一些指挥失误等也可在《战斗详报》中掩盖。特别是抢掠，杀害伤兵、俘虏，强奸等和军纪抵触的犯罪行为，虽然经常发生，但在任何正规记录中从来没有留下过蛛丝马迹。从现地调查结果和对滕县作战记录的分析中可得知，日军记录的“敌遗弃死尸”数字，不仅包括残杀的俘虏、伤员数量，还包括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平民百姓）的数量。^② 所以在使用《战斗详报》等资料时，也需要分析、判断、寻找佐证，不可轻信。

二 联队史类记录的价值

本专题资料也采用了一部分联队史图书的记录。在日本，联队史类图书有上千种，几乎都是战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于1960~1980年代编成的。它们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的加工史料，所以对史学研究

① 比如平型关作战中第二十一联队的《战斗详报》附属消耗表中，有“损失”步兵炮1门、枪械100余支、重机枪弹7700发、步枪弹28920发、89式重掷榴弹40发的记载。但“备考栏”中却注明“损失弹药全部为在料子台埋藏中遗失”。料子台是南口附近地名，关于埋藏弹药之事，《滨田联队史》第62页也有记载。但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中，日军损失了部分武器弹药也是一个事实。在此把八路军缴获的部分也表述为“在料子台埋藏中遗失”，就是一种摆脱责任的手法（参照「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

② 关于日军在滕县残杀犯罪的分析，见拙论「滕县作战における日本軍の虐殺記録——日本軍資料の盲点をつく」（『年報日本現代史』第20号）。

的价值比不上第一手档案资料，不能过分信任，必须顺藤摸瓜寻出其使用、引用的原始资料。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研究中，对流传于国内的《滨田联队史》（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描述过分信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副作用，^①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



联队史当然也不是无用，其可称是一种珍贵的资料索引。但利用时有必要进行甄别，取之有价值的精华，排除不确实的部分。

何谓不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类的记述部分、解说部分。联队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手记、日记，当事者的回顾、回想等资料综合编辑而成。其编者多是旧部队的军人，可以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专门知识，但不一定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在组织、编排、再现这些历史资料时，不鲜有感情发挥的一面。缺乏严谨的核对、考证往往会出现记录错误。比如过分相信个人的回顾，处理不了记录和口述的矛盾，在复原事件时为了自圆其说，将日期、时间、地点等搞错、搞反等。

何谓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中的资料部分。同上所述，联队史基本上是以各种第一手资料为中心剪辑构成的，而编辑联队史时的资料数量，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日本在战后最初的十数年，由于战败的冲击和生活困苦，人人为糊口疲于奔命，直至经济高度成长之后才安居乐业，开始有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宽

^① 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研究中，由于不少国内学者过信《滨田联队史》的记述，在行李队、汽车队的人数，救援、歼灭等问题上有不少纰漏。关于此研究，笔者将有专论。

裕。此时，各种旧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开始创建、复活，为以地方为纽带的旧军人团体。旧日军乡土联队的编制方式也十分有助于这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团体组织的形成。在各地方，逐渐发展出乡土联队的事务局、联络处，其工作从制作名册、战友录，举行慰灵祭开始，逐渐发展到编写联队史。此时，旧军人的大多数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也有了充裕的时间。在各旧军人组织的号召、动员下，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资料，包括联队级、大队级、中队级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的手记、日记、报告等都汇集于各个战友会的事务局、编辑部，成为联队史编辑的素材。

这种联队史类书籍由于没有商业价值，几乎都是靠战友会成员募捐凑款来编辑、出版的，编者也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旧军人中的志愿者，所以此种作品都不经商业出版社之手，称“非卖品”。小量出版后除寄赠给关系单位外，多分发给作为当事者的旧军人会员。各地区的地方图书馆也几乎不接受这类出版物，欢迎的只是和本地方乡土有关的一小部分。这是现在这类图书很难在国立、公立图书馆找到的原因。

此类联队史编辑活动由于当事人的旧军人们的努力、热情，汇集了大量珍贵的战史资料，只是在和平时代不能得到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的支持，只能是私人团体的私下行为。汇集上来的资料也不受国家重视。在私家版的联队史类书籍出版完成后，珍贵的资料大多又得而复失，再次散失于民间。各种联队史类书籍从编辑开始至今已经三四十年，当事者早已过世，很多战史记录资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联队史记录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它是一个珍贵的资料线索或资料集。

三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史上取得的光辉战绩之一。若翻阅日军的战史记录，我们也会发现不少线索。如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中出现的「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の戦闘」，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的「平型関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等。对此战斗，旧日本军的记录中统称为「内長城線附近ノ会戦」；各战斗名称亦细分为「渾源附近ノ戦闘」、「小寨村附

近ノ戦闘」、「関溝村附近ノ戦闘」、「平型関口附近ノ戦闘」、「团城口近ノ戦闘」、「1930高地附近ノ戦闘」、「大营镇附近ノ戦闘」、「鴿子沟（即鴿子涧——引者注）附近ノ战斗」等。^① 战斗时间为1937年9月22日至9月30日，主要记录的是与阎锡山的国民党晋绥军（杨爱源第六、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作战过程，^② 而关于共产党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小寨村伏击战（平型关大捷）记录并不多。特别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混合行李队，由于几乎被“全歼”，所以也很难留下生存者的详细记录。在上述平型关战役各战斗名称中，我们亦可看到「小寨村附近ノ戦闘」一标题，但事实上记录的也不是和八路军的战斗，而是9月26日至28日在小寨村东西方高地展开的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与切断前线三浦部队（以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补给线的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一师（陈长捷）间的攻防。^③

在中国大陆，“平型关大捷”的定义为共产党指挥下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乔沟附近的沟壑地对日本军进行的伏击作战，战斗时间为9月25日10时（亦有7时之说）至下午3时。^④ 此次伏击战歼灭了从蔡家峪奔向平型关口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下属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栗饭原秀大佐）的一个小型混合行李（辎重）队，并重创了从平型关口驶向灵丘县城的日军第六兵站自动车（汽车）队（本部长新庄淳中佐）的两个中队。下午3时，一一五师部队追击溃退的自动车部队至三浦部队后方基地关沟村东泡池附近，协助国民党部队对关沟村基地形成包围，也一时占领了日军撤退后的1930高地。次日凌晨撤出战场。此战斗虽没有达到全歼日军被伏击部队的目的，但无可非议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被国共双方同称为“大捷”。中方资料称此战斗共“歼敌千余名”，缴获枪支千余支，烧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余辆等。^⑤ 此说是否准确可通过本专题提供的日军档案资料进一步进行

① 『北支那作戰史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8300。

② 关于作战概要请参考「北支方面地上作戰ノ概要 第五款 内長城線突破作戰」[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470000]。

③ 参考「平型関口附近ニ於ケル歩兵第四十二聯隊戦斗詳報」。

④ 也有坚持到“黄昏”或“第二天凌晨”之说。见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期，第26、35页。

⑤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5，第39页。

分析、考证。

国民党军主导的平型关正面战场虽未取得最终胜利，但坚守抵抗达一周之久。我们可以在日军档案中看到许多国民党军顽强抵抗的记录。如9月23～24日在平型关口南侧“三角山高地”的激战中，给予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平岩）大队的重创；被包围在平型关口的三浦部队被逼入弹尽粮绝的“苦境”（9月25～28日）；从浑源指向平型关的粟饭原部队（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途中在栅子沟国民党军阵地前自动“离脱”战场（26日）；^①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尖兵（第六中队一部）在团城口隘路冲锋中“全灭”^②及1930高地上残酷争夺的记录等。^③无疑，比起日军，国民党军方面付出的牺牲要更为惨重，但直到最后也没有溃败，而是利用夜雨从容地撤离了战场。^④

关于国民党抗战的事实，日军的战史资料、联队史中都有明确记载。通过本专题的资料，我们可看到国民党军在山西抗战的一面。据日军档案，板垣师团在平型关战役中死伤者为1075人，^⑤绝大多数死伤发生在一周内与晋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以在小寨村遭到伏击的第二十一联队的死伤数为例，其在小寨村与八路军战斗的死亡记录是90余名，而此前后在银东梁、平型关口、1930高地、目泪坨村（2141高地）等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死伤数为589（死亡128人）。^⑥

四 绥远事件与板垣、东条的关系

关于日军山西作战的动机，首先必须知道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作战并

-
- ① 「内长城線突破作戦」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3071345800。
- ② 「山口歩兵第四二聯隊史」同編纂委員会、1988、第198頁。
- ③ 据负责1930高地攻击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战斗详报》记载，此拥有战斗人员110人左右的中队，在一周间的战斗中死伤38人，另外有20名失去战斗力的伤病员。中队长也在1930高地战死〔「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三中隊陣中日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177200〕。
- ④ 「平型関口附近ニ於ケル歩兵第四十二聯隊戰鬥詳報」。
- ⑤ 「主要戰鬥兵器〇損害調査表／北支那作戦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8200。此数字仅为在平型关作战的第五师团的死伤统计。
- ⑥ 「戰鬥別の戦死戦傷者（馬匹）人員表」岸本清之「濱田聯隊秘史」1987、第85頁。计算公式为：期间负伤479人+期间死亡208人-小寨村附近战斗伤亡94人。

不是军部上层的既定计划，而是当地部队的擅自行动。

占领和统治满蒙，可以说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军部的长期战略目标，而山西作战的远因出于日本关东军支持的“满蒙独立运动”，近因也是和此运动有关的1936年11月的绥远事件。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就开始觊觎和伪满洲国接壤的察哈尔省。板垣征四郎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1936年3月~1937年3月），策动察哈尔地区的内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1902~1966）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独立”，建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6年5月），并怂恿其出动蒙军进攻绥远（10月）。此动乱被傅作义将军指挥的晋绥军平定，由关东军训练的蒙军也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染指察哈尔省的企图未能得逞。

继板垣之后，东条英机于1937年3月出任关东军总参谋长，以昭绥远之辱和占领察哈尔省为目标。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趁火打劫开始了察哈尔作战，以三个旅团的兵力于1937年8月14日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东条英机为指挥官，所以此部队也被称为“东条兵团”。其部队占领张家口后经天镇作战，9月13日攻占大同，向晋北方向推进。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也心照不宣地与其协同作战，并不顾上级北支方面军^①司令寺内寿一的指示一路西进指向山西，寻找对傅作义晋绥军进行报复的机会。平型关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进攻山西，可以说是板垣（第五师团）和东条（察哈尔兵团）两人心照不宣、默契配合的结果。此段过程的记录，可以在本专题『察哈爾作戰機密日誌』中确认。

第五师团在此时属于北支方面军的直辖部队，但有一定独立作战的权限和“特殊性”。大本营参谋本部对其格外关注，表示“将来有抽出转用的意图”，^②所以指挥权限也没有完全交给北支方面军，是一支颇难管理的部队。方面军并不是像国内一些论文主张的那样开始就意图攻打太原，而是计划在10月上旬发动以攻克石家庄为中心的“正定附近会战”。在此计划中，第五师团的任务是

① 即华北方面军。1937年8月31日编成，统括第一、第二军。第二军以津浦铁路、第一军以平汉（北平、汉口）铁路为中心活动。

② 「北支那方面軍狀況報告綴」方面軍參謀長覚書、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32600。

协助第一军“集结于新乐以南以期扩大会战成果”。^①板垣征四郎秉承北支方面军意图，一面将师团主力的一部（第九旅团，国崎登少将）调往河北，一面私下谋划，想在全部队调离之前利用其余部队就近进击一下山西。其响应者就是有同样意图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

五 日军山西作战的经过

做出进军山西的具体计划，并说服北支方面军参谋部实行其计划的主谋是第五师团参谋长樱田武大佐（陆士25、陆大33期）。樱田武可以说是板垣的臂膀，板垣的命令和山西作战的全部计划蓝本应该都出自樱田之手。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平型关大捷）中毙命的桥本顺正中佐（陆士27、陆大36期），亦是有望升迁的高级参谋、樱田的得意部下，若不殒命平型关，按常例可晋升为中将。在日本陆军中，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参谋（称天保钱组^②）有很大的作战指挥权限。所谓下级部队和中央指导部的对抗，实际上都是出于这些作战参谋的策划，即按自己的构想先制造出既成事实，迫使上级不得不承认、追随下级指挥的盲动。1937年9月的山西作战如此，1938年3月的台儿庄作战也如此。本专题中的『第五師団作戰機密』就是樱田武制定的作战计划，记录了第五师团推进山西作战的全过程。文件详细描述了第五师团由河北进入山西北部过程和战斗部署等。通过此记录可以从战略布局上了解山西作战的起因，也可看出板垣谋划和积极推进山西作战的意图。由于樱田武为板垣的部下，其立场自然与常见的批判板垣师团擅自行动的其他资料不同，完全是站在为本师团行动辩护的立场上说明山西作战的必要，以图为师团的擅自行动开脱责任。此资料的特征在于每一个命令下达、每一场战斗部署后，都有阐述其理由的解释部分，这或许是参谋将校的记录风格。分析它可看出是在何种缘由下第五师团部署了广灵作战，又是为何以追击战为借口将战线西推至灵丘。关于进军大营镇，文

① 正式会战名为“石家庄滏阳河会战”。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2500。

② 因为陆大毕业生可以获授一枚“菊花与星”毕业徽章，而此徽章酷似江户时代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也以“天保钱组”代指陆大毕业生。

件中明确地申述其目的为“惩罚至今日仍未遭到彻底打击的山西军，借机宣扬皇军之威武”。由此可看出笔者提到的板垣对晋绥军的复仇心理。

作为同僚、副手的桥本顺正中佐死于八路军的平型关伏击战，对樱田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最机密的作战部署文件也落入敌军之手。事后，樱田为此专门调查了小寨村伏击战的情况，在此文件的附录（“杂件”）中，开头记录了有关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受伏击的状况以及桥本中佐战死的过程。记录应是事后不久樱田在听取了只身逃回灵丘的桥本一行的翻译日高^①及大行李队大贺春一等5名生存者的口述后写下的。完成时间应该在1937年内，所以可看成有关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的最早、最准确的记录。樱田最后官至中将，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死于坠机事故。

与第五师团意见不同，一直反对山西作战的是北支方面军司令部寺内寿一大将和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本专题采录的另一份资料『第五師団山西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和樱田武的「第五師団作戰機密」来源相同，但评论的立场截然不同。其基本立场不是支持，而是批判第五师团擅自行动。该资料从战争全局的立场上，记述了北支方面军内部和大本营参谋本部对第五师团山西作战的批判意见，及和第五师团、关东军之间发生的意见对立。

通过其内容可见，1937年9月17~18日，北支方面军参谋部第二、第三课及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都把策划中的河北“正定会战”计划放在作战目标首位，全员反对第五师团的山西作战企图，极力劝阻板垣服从方面军命令，回师河北。可与此同时，又采取绥靖态度，默许板垣在不耽误正定会战的前提下，将一部分部队投入灵丘西部扫荡，即进军平型关、大营镇；并示意在正定会战结束后，方面军有意图协助进行山西作战。正是这种绥靖姿态的存在，才助长了第五师团铤而走险的胆量。

平型关战役的结果，虽然三浦旅团一时陷入苦境，但由于支援作战成功和关东军的协力包抄，国民党山西军全面撤退。此胜利改变了当初的战局，使大本营中央指导部中也出现了积极推进山西（太原）作战的意向。此时北支方面军的寺内寿一司令还在顽强抵抗，反对第五师团的太原作战，命令其立即撤回。

① 「壮烈・橋本中佐の戦死詳報」『中国新聞』1937年10月6日。

但10月1日晚7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决定《临参命第一一二号》最终迫使寺内大将屈服。10月2日清晨，寺内通过《方参电第一六一号》，“依命”向第五师团传达了进攻太原的上级命令。从此资料可以看出，山西作战并不是日军最初的企图。

六 进击平型关的日军部队

因为最初目的是报复山西军、宣扬“皇军之威武”，所以樱田武的计划中不存在之后进军太原的设想。若部队的“膺惩”计划能顺利进行，大营镇（平型关口西8公里）就应该是其行动的终点。为此第五师团决定：“部队在调往保定平地之前，先和关东军协力击破晋绥军在其省内的战略要点。为达此目的……派兵一部先攻击灵丘附近之敌，后向其西方大营镇附近前进。”同时命令“三浦少将指挥其步兵约3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及山炮兵1个大队”“在24日黄昏前占领平型关口附近长城防线，以保证旅团司令部进驻平型关口”。^①

在这种草率的计划下，三浦敏事旅团长临时就近拼凑了步兵约三个大队，于9月22日部署了出击平型关、占领大营镇的战斗准备。如前述，北支方面军参谋部起初对板垣的独断行动十分不满，对其说服牵制，希望其部顾全大局“不要深陷于此（山西作战）行动”。^②进军平型关的三浦部队，包括三个步兵联队的各一个大队，即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大队长尾家剑少佐），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平岩钺彦少佐），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缺一个半中队，大队长折田一雄少佐）。还有师团配属的野炮、山炮兵约5个中队。合计不到5000人，约20门火炮。

事与愿违，在晋绥军顽强的抵抗下，9月23日开始的三浦部队的进攻进展缓慢。至25日，虽一度占领了平型关口附近的长城防线，可立刻又被处于绝对优势的晋绥军反包围，并由于当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伏击的胜利，从灵丘过来的补给线也被切断。此时正面战场日中双方在平型关口周围的高地拉锯，一进一退十分惨烈，成为武器、兵员的消耗战。危机中三浦敏事向师团紧急求

①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4000。

②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第89頁。岡部直三郎此时为北支方面军参谋长。

援。9月25日以后，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部队）和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主力约4000余人从浑源、蔚县方向火急赶向平型关口。此增援的第二梯队构成为：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山口严少佐）、第二大队（中岛德夫少佐），第四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及辎重、弹药运输部队等。

第五师团以外的协力部队还有9月22日配属的第六兵站自动车第八十七中队（队长中西学大尉），24日配属的第六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队长矢岛俊彦中尉）及临时来前线视察中的第六兵站自动车队本部长新庄淳中佐一行7人。

七 有关平型关战役的几个重要档案

下面介绍几份平型关战役研究的重要档案。

第一份是本专题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平型关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此资料是为数不多的记录了平型关战役的日军档案之一。比后述第二十一联队的《战斗详报》要详细得多，包括地形、天气、敌情调查和作战地图及参加人员表和各種统计。内容并不是与八路军作战的记录，所以此资料是研究国民党军平型关战役正面战场的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两个大队）是打通灵丘与平型关口补给线的增援部队，从河北蔚县来援，一一五师伏击战后的9月26日，轻易突破杨成武独立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七团的后方堵截，到达小寨村一带，在此受阻。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近两天才于9月28日10时打破封锁，与被围困在前线的三浦部队取得联系。

28日11时打开至平型关口通路的第四十二联队援军，陆续和三浦部队换防。《战斗详报》记录了9月29日在小西沟村北高地与折田第二大队换防时伤亡惨重的第二大队的代理队长竹内中尉“声泪俱下”汇报战况的内容，云：“第二大队长（折田少佐）负伤后，除大队代理指挥竹内中尉外，全体将校中竟无一人健全，大队损伤颇为严重，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能力。其恶战苦斗惨状，不可名状。”按《战斗详报》，山西军不仅抵抗英勇，“其退却之计妙也令人佩服。虽两军对峙距离近在咫尺，其行动被监视在我方眼皮下，却能在拂晓约20分的暴雨中将两个师的兵力从容撤出不留一卒，其技神即使为敌，也令人赞赏不绝”。

此记录不仅对战场情景描写逼真，由于出示了作战命令、地图等资料，对整个战役的时空还原也颇有价值。在此我们可以看到，9月29日昼间至30日凌晨进行的最后、最激烈的战斗地点在团城口西南迷回村前的路上，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路北，第四十二联队在路南。在村北沟壑地带的防御阵地前日军被国民党军阻挡，久攻不克，直至30日凌晨国民党军主动撤退。

第二份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ノ戦斗』。此资料也是为数不多的平型关战役期间的《战斗详报》之一，记录了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粟饭原部队的第1、第2大队）在9月21日至10月初约两周间的作战行踪。第二十一联队是和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关系最深的部队，9月25日在小寨村乔沟中被歼灭的行李队即是其下属。护卫的高桥小队十数名也被一一五师歼灭。

但由于其联队第三大队被配属给三浦部队，行李队的一部分又几乎被全歼，所以此战斗详报中并没有关于第三大队，也没有关于行李队覆灭的记录。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应该是三浦部队负责制成。所以此份档案仅记录了其主力两个大队从浑源南下，经羊投崖、大梁（银东梁）、小道沟转至王庄堡、团城口的作战记录。通过此记录可以看到，这一路粟饭原部队在晋绥军的抵抗下处处受阻，曾在正沟村、小道沟两次放弃阵地，趁夜撤出战场。

此资料记录潦草、标点不清，十分难解。收录的作战命令亦不齐全（只到9月22日），所以用于掌握部队行踪和作战过程比较困难。可资使用者为几个附表。如「步兵第二十一聯隊兵器損耗表」「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死傷表」等，虽字迹模糊，但可分辨。从中可辨读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伏击的战果，如损失92式步兵炮一门（和八路军方记录相符合）、39式辎重马车42辆、非战斗马70匹、非战斗人员67人、步枪94支等。此数字虽是联队主力（第三大队除外）在2周间的全部损失记录，但平时罕见的非战斗人员、非战斗马匹和辎重马车的大量损失，无疑指的是在小寨村遭难的行李队。此资料可谓至今所能见到的有关八路军一一五师战果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记录。解读其能解开不少论争已久的疑团。

第三份是儿岛襄（児島襄）「平型関」，资料出处为儿岛襄著『日中戦争 Vol. III』（文艺春秋社、1984）。

此文章虽不属学术研究，但可以说是有关平型关战役的记录中最扎实、最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之后出现的如越智春海『華南戦記広東攻略から仏印進駐

まで』（図書出版社、1988），简笙簧《第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国史馆馆刊》复刊第二期，台北，1987年6月），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等作品中引用的所谓“日方资料”，全都是以此书为蓝本，或是对此书的直接引用。

对平型关大捷关心的人，大抵是中国学者，而日文资料的中译本又寥寥无几，所以大陆对台湾学者简笙簧的平型关战役研究十分关心，因为其中有日文资料的翻译。最初将简笙簧文引入大陆的即是上述谢幼田之书。简笙簧论文使用了台湾保存的阎锡山档案，对国民党军的行动描写颇为细致具体，但对八路军小寨村作战的描写也不过只是引用了儿岛襄的记录（即本专题所收资料）。由于多次的间接引用又未经核实，在谢幼田书中作者儿岛襄被错写为白井胜美，张冠李戴。年代、出版社、卷数均发生错误（谢幼田书，第155页），此后以讹传讹，所有引用者都未核实原文，在大陆的多数论文中此文均成了白井胜美之作。笔者为了核对大陆论文的资料出处，查遍了白井所有的论著也未曾发现此文，无奈下顺藤摸瓜，直追到简笙簧论文，才知道错误的出处在谢幼田书中。

儿岛之作，虽体裁为纪实小说，但可信度非常高。其特点一是全面，从国、共、日三方的角度立体地描写了平型关战役的总体。二是严谨，儿岛阅读参考了大量《战斗详报》以及其他各种资料和证言。虽有一些描写为小说家的推测和联想，但可以说与事实出入并不大。特别是关于共产党平型关大捷的数字记录，与研究结果非常接近。其态度之严谨，我们从其小说附录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可看出。此书出版于1980年代，正值各旧联队有关人员编纂联队史的热潮期，且当事人大都健在，儿岛在写作中进行了大量调查、采访。再加上写作班收集资料的能力，才产生这样的成就。但此书由于体裁所限，没有一一标明资料出处，可借题寻根究底、核实资料原文，但不适合研究者在学术论文中直接引用。另外，其书对平型关战役后半段（1937年9月28日，大场，粟饭原援救部队到达后的战斗）的描写比较潦草，惜有虎头蛇尾之感。

第四份报道特辑「柳の花と兵隊と」。资料出处为岛根新闻社编「乡土部队秘史1」（島根新聞社、1962），由岛根县新闻社在1962年征稿编辑而成。以当事者回忆的手法，记录了平型关战役中滨田联队经历的全体场面。此时，平型关战役的当事者尚都健在，从年龄看也不过是50岁左右的壮年，记忆清

晰。因为是对过去的追忆，所以对情景、心情的描写还是可信的，但数字、时间和场所的确切性、真实性并不高。此文中多数记录的是在平型关口高地滨田联队与国民党军（晋绥军）作战的内容。但其中也登载了可称是至今唯一公开的小寨村伏击战幸存者大贺春一的详细证言。之后出版的『広島師団史』（陸上自衛隊海田市駐とん部隊修親会、1969）、『濱田聯隊史』（歩21会、1973）、儿岛襄「平型関」等记录中有关小寨村伏击的场面描写，可以说都以此证言为蓝本。文章生动地描写了这个约100人的行李队被一一五师包围、歼灭的过程。在大陆被多次引用成为作战见证的『濱田聯隊史』中小寨村伏击的记录，实际上就是以此文发挥而成。所以我们在做战史研究时，不仅要追查到此记录，更要上溯到此记录的源头《櫻田武报告》（见本专题『第五師団作戰機密』）和宪兵曹长佐野龟一的死亡报告书，^①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事实真相。由于是口述资料，此资料只有参考价值。

第五份是『陣中日誌 篠原兵团参谋部』（1937年9~12月）。在整个山西省内长城线会战中，还有一部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参战部队，一支是救援团城口的十川支队，以步兵第一联队为骨干。另一支是此专题收录的筱原兵团（混成第十五旅团，旅团长筱原诚一郎少将），此资料即是筱原兵团的阵中日志。记录者为第二师团派遣参谋原田次郎中佐（陆大38期）。筱原兵团是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东条英机部队长）的三旅团之一，也是攻打晋北大同的第一战即天镇作战的主力。原属仙台的第二师团，七七事变后8月18日应急派遣，集结于承德，进入东条部队麾下。以步兵第十六、第三十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野炮兵第二联队、工兵第二联队等构成，另有汽车运输支援。其兵力总数，在天镇作战结束后的9月8日为4710名、马659匹、卡车25辆，^②规模不亚于承担平型关正面战场作战的第五师团三浦部队（第二十一旅团）。

平型关战役时，混成第十五旅团由一个半步兵联队（第十六联队、第三十联队的三分之一，约1900名步兵）、两个炮兵大队（4个中队，16门炮）、一个独立山炮兵中队（3门炮）、一个野战重炮兵大队（两个中队，6门炮）构成，

① 憲兵司令部編『日本憲兵昭和史』（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78卷）原書房、1978、272頁。

② 「附表第1~第4 死傷表他」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334700。

兵员合计 3346 人，火炮 23 门。^① 为配合第五师团的平型关之战，该部队 9 月 26 日到达应县，计划越过茹越口，攻克铁角岭直指繁峙，企图从西面切断在平型关抵抗的国民党山西军的退路。这一作战计划由于兵团在茹越口、铁角岭的战斗中遭受了顽强抵抗被拖延数日，9 月 29 日夜才有少数兵力到达繁峙，延误了战机，且撤退中的山西军大半也没走通往代县的公路，而是夺路向南面五台山方向撤退，所以作战并未能达到预期战果。但可以肯定，迫使在平型关口抵抗的国民党晋绥军动摇并撤出战斗的，正是筱原兵团的繁峙进攻行动。筱原兵团在占领了繁峙、代县后被编入第五师团麾下，作为太原作战的右纵队南下攻占了原平镇，后协同第五师团主力参加了忻口、太原战役。

此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筱原旅团在原平镇苦战的记录。原平镇属于崞县，位于忻口北方。此战可称忻口战役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在此顽强抵抗，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日志在 10 月 6 日记录中称下午 4 时已拿下了原平镇，可扫荡中又发现城内还有用山炮、迫击炮等重火器武装的残军在据点内顽强抵抗，使扫荡不能推进。所以不得已又从前方调回步兵、炮兵、工兵和坦克部队重新大举扫荡，直至 12 日清晨才最终结束战斗。在扫荡中日军大量伤亡，资料称“本战斗敌军为杨旅长（实际上是姜玉贞。——引者注）指挥的两个团加若干山炮、迫击炮。其抵抗十分顽强，虽为敌兵也令人感叹不已。其结果旅长以下官兵皆毙命，遗弃死尸不下四百，我方伤亡亦多达 528 人”。

本资料是军队史料中不常见的完整的旅团级作战日志，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作战命令及近乎所有兵团下属各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一份价值很高的战史记录。通过对每次作战命令、时间、地点的精确考证，我们可以复原当时旅团所辖部队的每一个具体的作战场面。

八 “新庄自动车队” 及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队

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中受伏击的日军是来自两个方向的两支部队，战斗

^① 兵员所属数见「篠原支隊 (2D 15iB) 戦闘詳報」「戦闘詳報第四号附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www.jacar.go.jp/>)、C11111338200]，火炮配备数参考「第五師団 (作戰機密)」[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www.jacar.go.jp/>)、C11110923900]。

发生地点也不同。其中的一支是汽车部队，是北支方面军第六兵站自动车队下属的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三个小队、一个修理班。定员根据载重量分为几种，一吨半载重车 36 辆（其他车辆 25 辆）时 154 人，1 吨载重车 54 辆（其他车辆 27 辆）时 194 人。^①154 人编制时武器装备有马枪 140 支，194 人编制时有马枪 182 支，^②不装备机枪。虽然没有重火器，但可看到自动车中队不同于行李队，是一个每人都有枪支的百数十人的作战单位。实际上小寨村伏击战中，在新庄本部长和中西（学）中队长、矢岛中队长的指挥下，这两个中队 300 多人与八路军的大部队对战了 4 个多小时。虽然最高指挥官新庄淳本部长战死，部队遭到重创，损失了所有车辆，但两中队亦能将半数以上人员撤回。^③这两个受到重创的中队，在平型关战役之后的 10 月，为了整顿和补充脱离了第一线，一时调往天津，改为北支方面军直辖兵站监部直属部队，^④补充完毕后于 1938 年再次重返前线。^⑤中西大尉在此后继续担任第八十七中队的指挥官，1938 年 7 月晋升为辎重兵少佐，调到第二野战输送司令部。^⑥

关于小寨村伏击战中自动车队的兵员损失，矢岛第二中队的《战斗详报》中记载死亡 41 人，负伤、失踪 50 人，相当于矢岛中队参战人数的约一半。^⑦中西第八十七中队的损失，也可考证出是死亡 15 人（负伤人数不详）。

关于卡车的毁坏数量，《战斗详报》并没有涉及。『濱田聯隊史』描写为“100 余辆”，^⑧儿岛襄「平型関」称自动车队的损失为卡车 75 辆，^⑨而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的日记则记录为“烧毁自动车 40 辆”（9 月 26 日）。^⑩

① 「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劃令同細則の件 / 兵站自動車中隊編制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01007658600。

② 「諸部隊兵器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01007658900。

③ 沢田久一編「宇都宮輜重史」1973、第 159~160 頁。

④ 「北支那方面軍直轄兵站監部 在津部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445200。调动理由可能是在天津等待自动车和人员的补充。

⑤ 关于此后的矢岛自动车中队的情况，参考「第二師団第三兵站輜重兵中隊 陣中日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3070291400]。

⑥ 关于中西自动车中队，参考「陸支機密第一九六号に依る第二野戦輸送司令部要員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04120436100]。

⑦ 沢田久一編「宇都宮輜重史」第 159~160 頁。

⑧ 「濱田聯隊史」第 105 頁。

⑨ 兒島襄「平型関」第 125 頁。

⑩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第 90 頁。

八路军一一五师小寨村伏击战的第二个战果，是歼灭了第二十一联队的一个行李部队。此行李队到底有多少人，其战斗力如何？一一五师的战果又是怎样？此种疑问都可以在此资料集中找到答案。

在日军甲种师团步兵联队 3747 人的编制定员中，有 491 人为非战斗人员。其中最多的就是“辎重兵特务兵”，共 382 人。联队共有马 526 匹，其中运输用马为 466 匹，314 匹为挽马（各配一辆辎重车），152 匹是驮马。164 匹是战斗部队骑乘用马，剩下的 302 匹是行李队用马。

大行李用挽马配车 141 辆，小行李用驮马 101 匹和挽马配车 60 辆。此 302 匹马、201 辆 39 式辎重车就是装备给这 382 名辎重兵特务兵的工具。这个数字也显示了每一步兵联队的全部运输能力。小寨村受袭的这个行李队，从人马数量上看，正好相当于一个大队的行李队，为联队总运输能力的约五分之一。辎重兵特务兵所属单位主要是掌管行李队的联队本部（117 人配 88 匹马）和大队本部（84 人配 68 匹马，3 个大队共 252 人配 204 匹马），平均 1.2 名辎重兵特务兵要管拉一匹马，而每一匹挽马配有一辆 39 式辎重车（载重 200 公斤）。辎重兵特务兵的任务主要是牵马和装卸，搬运物资。^① 每人发给一把护身用刺刀，但不装备步枪。有时数人能分用一支轻便式马枪，配发的子弹数目也十分有限，主要目的是护身，所以并不是什么“精锐作战部队”，需要步兵护卫。战斗中主要和一一五师作战的，即是负责护卫的步兵小队约 20 人。在小寨村伏击中四处逃窜的 5 名幸存者，大半是辎重兵特务兵。^②

在战斗中，联队的下属部队要经常调动，其基本行动单位为 1000 人左右的大队，所以行李队的基本编制也在各大队本部或联队本部之下，并不存在联队统一的专属行李队。每个大队的行李队人数合计为 80 人左右。此外“大行李”指的是粮秣、服装、日用品及战死者的遗物、遗骨等非战斗用物资，“小行李”指的是作战用弹药、武器等。“辎重部队”指的主要是师团所属的独立运输部队（辎重联队）。在小寨村被歼灭的行李队运送的物资是粮秣（干面包）、防寒服装的事实在各种八路军的资料中可得到证实。其中也包括部分

① 「步兵甲聯隊編成表、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畫令同細則の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www.jacar.go.jp/>)、C01007658600。

② 大賀春一「徒手、敵と渡り合う」「柳の花と兵隊と」第 129 頁。

小行李，最引人注目的武器是在第二十一联队的损失记录和八路军的战利品目录中可同时确认的“92式步兵炮”1门。这种炮作为步兵火炮，每一大队装备2门，是一种轻便炮，重量约为200公斤，解体后可驮在马鞍上。此外，从“损失表”中还可以看到平时战斗不轻易见的武器损失，包括92式重机枪一挺、11年式轻机枪5挺、步枪94支、马枪6支等，除重机枪外，其余多数损失应出自小寨村战场。^①

根据各种资料判断，此行李队是第二十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和联队本部各一部分混成的行李队。由“辎重兵特务兵”70名和高桥护卫小队的15~20名步兵组成。此外还有5名病伤后归队的士兵和师团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一行7人，合计约为100人。装备有39式辎重车（马车）42辆，驮马、挽马合计70匹，另外有下士官、班长骑乘的传令用军马数匹。

桥本一行七人乘汽车于清晨5时由灵丘出发赶往关口前线，在小寨村西的凹地道路中偶然与从东河南镇向平型关口行进的行李队走到一起，一起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此时有作战能力者仅为高桥小队15人、归队散兵5人、桥本一行6人，合计26人。比起新庄自动车队，战斗力要低得多。战斗从11时开始，下午3时30分结束，共持续了4个多小时。除了5名辎重兵特务兵、1名归队兵、1名翻译外，其余全员被歼。其损失根据各种资料综合判断，应为死亡93人以上，马损失70匹以上。^②

另据《战斗详报》中“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兵器损耗表”计算，除前述枪支外，还可能有一部分弹药。“器具类”的损失记录中有“乘马具8、驮马具8、挽马具83、39式辎重马车42、携带工具20、携带枪用工具16”等。

以上的行李队损失加上前记自动车部队的损失总数，即为日军记录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作战战果。在日军档案史料中可以得到确认的死亡人数135，负伤、失踪人数为50；马匹损失为75匹；车辆损失为“前置型六轮自动货车”和三轮跨箱摩托、乘用车等共50辆左右，39式辎重马车42辆；武器损失为各种枪支100余支。

① 「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ノ戦闘」附表「步兵第二十一聯隊兵器損耗表」。

② 参考「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ノ戦闘」附表「步兵第二十一聯隊兵器損耗表」。死亡人数的计算公式为：特务兵67人+高桥小队15人+归还兵5人+桥本一行6人。

专题解说（二）

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和日本国内的台儿庄败北论争

姜克实

一 第二军南下作战的背景

日军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主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中将），于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从大沽口登陆后沿津浦线南下，一路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作战，从河北静海、马场、沧县南下到德县（州），11月中旬控制了黄河北岸地区。从本专题所收『第二軍の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的记录中我们可了解到，当初第二军从作战能力、黄河结冰等角度考虑，并不积极准备渡河南下进行山东作战，此想法和北支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一致。对此，大本营参谋本部从全局战略的角度，一面督促其做好黄河渡河的作战准备，一面又想抑制第二军下级军人的轻举妄动。不久，第二军在积极主张渡河作战的第一军（香月清司中将）的影响下改变了主张，以韩复榘（山东省政府主席）桀骜不驯为借口，开始表示出渡河攻打济南的作战意图。此意见得到上级北支方面军的支持，而大本营参谋本部却不同意，数次致电力图牵制第二军的妄动。在第二军的积极活动和要求下，11月底，方面军首先认可了第二军南下作战的计划，参谋长亲自赴东京力图说服参谋本部。但本部依然举棋不定，期望对山东韩复榘的绥靖政策取得有效成果。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全体在军事上的压力得到缓解，在北支方面军和第二军的一致要求下，大本营参谋本部终于在12月18日批准了山东作战计划，并把第五师团配属第二军。此后第二军开始了黄河渡河作战，于1937年12月26日攻占济南城。

渡河后，第二军参谋部为修复和中央的关系，做出今后没有命令不擅自进军徐州及不向青岛以南、以东出击的保证。而作战对手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为防止北线日军乘机南下，遵照军事委员会的意图，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2月6日命令第三集团军向济宁、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第三军团向蒙阴发动攻势”。^①此兵临城下的形势又给了第二军南下作战扫荡的借口。这回第二军方面改变了战术，不像黄河渡河作战前那样对上级苦口陈言，而是在行动上以守为攻，借口巩固现状、维持治安，在讨伐、扫荡中反守为攻，积极卷入战事以制造南进借口。以此手段，第二军逐渐创造出不得不南进讨伐的既成事实。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以后北支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及作战意图，也可得知第二军方面是怎样说服参谋本部打破不扩大战线的既定方针，从济宁、兖州、邹县、蒙阴一线的守备任务中把战线扩大到山东南部的全过程。

大本营从战略角度考虑，认为第二军兵力薄弱，仅有两个师团的兵力，不适合立刻南下和中国主力军作战。所以于2月初指令北支方面军对第二军做出“巩固现状不得擅自出击”的指示。可是第二军口服心不服，如同资料中下山大佐陈述的意见一样，骨子里还是对南进计划跃跃欲试，把南进徐州看作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果真不久，第五、第十师团以守为名的进攻方式，造成了日、中主力部队短兵相接、难以解脱的客观形势，大本营也不得不同意其部队“扫荡”当面之敌。此行动在3月以后终于导致了两师团主力对临城、峰县、台儿庄一带之敌东西夹击的战局。像大本营所担心的一样，此举动造成濑谷、坂本两支队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的不利局面，最终导致了台儿庄作战的失败。为挽救败局，大本营和方面军不得不提前部署了徐州会战，方使日军化险为夷（攻陷徐州）。

二 『磯情』与第十师团

第十师团是“台儿庄大战”这一剧目中日方的主角，黄河渡河后的1938年

^①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21页。

2月，防守在济宁、兖州、曲阜、蒙阴一线。下属有步兵第八、第三十三两个旅团，步兵第三十九（姬路）、第四十（鸟取）、第十（冈山）、第六十三（松江）4个步兵联队。此外还有各种配属兵种。第八旅团称长濑支队（长濑武平少将），第三十三旅团称田岛支队（田岛荣次郎少将）。田岛晋升中将后，濑谷启少将于1938年3月初接替其任，支队改名为濑谷支队，师团编制兵员总数25000余人，实际不到此数。加上各种军，方面军的临时配属部队（主要为炮兵、装甲部队）兵员约25000人。师团本部3月前位于兖州，4月12日后南迁至枣庄，5月后至兰陵。长濑支队（步兵第三十九、四十联队）本部在济宁，负责对济宁西面的警戒，阻止国民党军对津浦线的袭击。濑谷支队（步兵第十、六十三联队）3月初本部设在曲阜，是3月14日南下作战以后负责进攻界河、滕县、临城、峄县、台儿庄的南进部队。至4月7日第一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台儿庄作战）结束前，日军第十师团在临城、韩庄、枣庄、峄县、台儿庄方面投入的全部兵力，是濑谷支队的约12000人；加上临沂方面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总数不过24000人。而在4月8日至5月15日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此应称为第二次台儿庄作战或徐州会战第一期）中，日军投入作战人数倍增，近60000人。

从本专题所收『磯情』的“敌情”分析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抵抗、骚扰日军的不仅有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孙震）和山东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曹福林）等正规军，亦有不少当地的游击队、土匪及红枪会、便衣队等民间结社组织。这些地方武装力量既有占山为王、欺压百姓的一面，又有抗日铁骨铮铮的一面。

关于滕县作战（1938年3月16~18日），资料中亦有不少描绘，如有守军顽强抵抗、满城张贴抗日标语等记录。还可看到日军在清点战场时缴获的枪支等不过700支，但“敌遗弃尸体”数却记载为2688具，俘虏记载仅为17人。从此数字可推测出日军在所谓“扫荡”中不留俘虏，对平民、投降兵士也进行杀害的屠城战法，类似南京大屠杀，具有早期少数人大规模作战中的特征。

细读此记录，能掌握至今鲜为人知的台儿庄作战的实情，也可消除成见，如汤恩伯部对滕县见死不救等普遍说法。此资料明确记载，3月17日汤恩伯援

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旅和溃退的川军败兵合流，试图救援滕县。但前进至县南官路口村时，因被第六十三联队击败而中止。关于兵器方面，也可看到此时国民党军方面已拥有了苏式大型轰炸机，并进行了密集的编队轰炸。

从濑谷支队的兵力分配上，可看出日军始终没把滕县放在眼里，目的是迅速南下临城。为此，濑谷少将把所有的重火器、轻装甲车等都配给被称为快速挺进队的第六十三联队。而第六十三联队也在滕县陷落的前一天（17日下午5时）占领了川军孙震的指挥所临城。

3月底，在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对台儿庄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步兵第二十一旅团）决定中止临沂作战前往救援，计划从东面侧击敌后。可在渡运河南下之前，被国民党军大部队阻拦包围在台儿庄以东数公里路处，始终未能动身，也未能与濑谷支队合流。4月5日，在未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坂本支队被命令返回沂州（临沂），此“反转”命令，迫使濑谷支队在4月6日夜擅自撤离台儿庄。资料中称“濑谷支队鉴于坂本支队的困境，一时中止了对台儿庄的攻击，连夜部署战略转进，决定从右翼击破坂本支队当面之敌”。在此记录中有对日军转进（“反转”）、集结（4月8日，泥沟）的粉饰，却看不到其作战失利、撤退的记述。

徐州会战结束后，矶谷廉介于1938年6月调任关东军参谋长，名曰『磯情』的这个文件，也终于1938年6月4日。矶谷在关东军任职期间，指挥、部署了对蒙军、苏军的诺门坎战役（1939年10月），由于失败引咎辞职，不久被编入预备役。1947年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巢鸭监狱，1952年保释出狱，1967年死去。现在冈山市旧军营遗址（第三十三旅团本部）附近，仍能看到矶谷为其得意下属第十联队留下的乡土部队纪念碑题词。

三 濑谷支队的两个骨干联队

第十联队是日本近代最早设立的步兵联队之一，成立于1874年，参与过西南战争、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战事，1889年师团建制确立后隶属于第十师团，驻姬路城下。1924年“宇垣（一成，陆军大臣）军缩”后调防至冈山军营（1924年解散的第五十四联队驻地），地点为现冈山大学农学部附近。

第三十三旅团（田岛荣次郎）则使用了被解散的第十七师团的本部。1937年8月，第三十三旅团（田岛支队）从此营房出征，率第十、第六十三两个步兵联队开赴中国华北战场，在大沽口登陆后，沿津浦线一路作战由河北进入山东。3月14日，在新旅团长濑谷启（3月8日就任）指挥下，主力第十、第六十三两个联队开始了南下作战（山东南部剿灭作战）。

第十联队（赤柴八重藏大佐）是滕县作战的担当部队，所以关于滕县作战，本专题收录的『步兵第十联队战鬪详报』可谓绝无仅有的最详细的记录。记录为作战中第十联队的具体部署情况，从行军序列、各级命令、行动时间记录、天气状况、兵力配备、战斗过程，到伤亡统计、弹药消耗、作战地图、战场素描、附属报告等，非常详细。依此可完全还原当时的战斗场面。从中可得知联队参加战斗的兵员（战斗人员）为2654人，其中担任攻城任务的第一、第三大队的战斗人员合计1639人，死伤总数为146（死者16）人。若参照『步兵第十联队史』中战死者名簿，还可以还原出此期间在滕县死亡的16人的全部真实姓名、籍贯、军阶。

滕县攻击战，据弹药消耗报表记载，攻城部队使用的各种炮弹合计874枚，掷弹筒榴弹709枚，重机枪弹57100发（此数不包括独立炮兵的弹药消耗）。未记载有飞机和坦克的支援。此外，在记录中亦看不到任何关于俘虏的政策规定和对平民、伤员、非战斗人员保护的痕迹，却有对欧美第三国人的财产、权益加以保护的明文指示。激战中，城南的德国教会、北城外的美国教会几乎没受到损失，事后联队的负责将校还亲自携带“缴获”的小麦、现金等去赔礼道歉。

战报中逐条记录了旅团、联队的几乎所有战斗命令，附有详细的作战地图和战斗场面素描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第十联队在滕县作战后到达峯县，在郭里集战斗（汤恩伯）后，3月31日与濑谷支队长一起进入台儿庄地区负责台儿庄外围扫荡，并没有参加攻城，所以损失并不严重。据战报记录，3月18日的滕县作战后至台儿庄作战第一期结束的4月8日间，其死伤总数为368（死亡106）人。

此战报估计是在徐州会战后的1938年6月，部队在河南睢县大休整时制作完成的。此后赤柴于7月调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之后一直将此战报保存在身

边，估计也活用于对士官学校学生进行实战教育的课程中。1939年4月赤柴升任陆军少将，任士官学校干事（副校长），太平洋战争中担任过第二十五师团、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战败前为第五十三军司令官（中将）。赤柴在33年的戎马人生中，实战经验实际上仅为七七事变后任联队长的一年，并不是身经百战的武人。

第六十三联队（松江）也是第十师团的精英，组建于1905年。驻地为岛根县松江，原属冈山的第十七师团，“宇垣军缩”（1924年）后，转属第十师团，和第十联队同属第三十三旅团，共同构成濑谷支队的核心。在台儿庄战役中，第十联队主攻滕县，而第六十三联队则是台儿庄城的攻城部队。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1890~1946，陆大第35期），最终官至中将、师团长，1946年因涉嫌在马来俘虏收容所任职期间虐待英美战俘，被处死刑。在第十联队进攻滕县时，第六十三联队绕过滕县在南沙河歼灭了城外川军主力后，以两个轻装甲车中队为先锋迅速南进，在官路口村挫败汤恩伯滕县增援部队，于3月17日下午5时占领了川军的指挥所临城（现薛城）。

从配备上看，第六十三联队一直掌握着濑谷支队的几乎所有重炮兵、装甲、坦克（3月26日追加）部队，台儿庄作战中联队指挥下的兵力最多时达7904人，马2907匹，是名副其实的主力。从3月23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到4月6日夜撤出，其部队在该地作战达两周之久。

关于台儿庄战斗的记录，本专题收录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台儿庄攻略战闘详报」可称日军所有联队级《战斗详报》中最为出色的。内容非常详细具体，其严谨文风、秀丽文字和表达水平实在令人惊叹，也恰好是在台儿庄战斗这一段，它留下了最完整的记录。

在详报中，我们可看到许多新的细节，从气象、时间、地点到战斗过程、作战地图、现场素描、伤亡统计等，包括日军各级几乎所有的战斗命令、作战部署、消耗，损失统计甚至能记录到枪弹、炮弹。比如台儿庄作战期间，濑谷支队耗费的各种炮弹数量为22141枚，各种枪弹828339发，损失了89式中型坦克4辆、94式轻装甲车7辆等。作战中，因为濑谷支队将几乎所有兵力（包括配属部队）都划归第十、第六十三两个步兵联队长指挥，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两个联队的《战斗详报》，即可掌握台儿庄作战的整个战局。

关于人员的死伤统计，笔者从中整理出的数据如下。

①第十联队在滕县作战中，参加人数： $2654 + (476) = 3130$ （括号内为非战斗人员），死伤 $145 + (1)$ ，死伤率 4.6%。^①

②第六十三联队（包括配属部队）在台儿庄攻城中，参加人员 7904 人，使用马 2907 匹，死伤 1362（死亡 305）人，死伤率 17.2%。^②

另外，从两个详报算出濰谷支队在台儿庄攻城期间投入总兵员为第十联队 2513 人、第六十三联队及配属各部 7904 人，合计 10417 人，^③死伤数为 1730（死亡数 411）人。

从濰谷支队南下作战开始的 3 月 14 日至 4 月 7 日，整个第一次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台儿庄作战）中，濰谷支队死伤情况为：第十联队及配属各部死亡 129 人、负伤 402 人，马死伤 16 匹；^④第六十三联队及配属各部死亡 321 人、负伤 1146 人，马死伤 431 匹，^⑤两联队合计死伤 2031 名。

此详报在战后一直保管在编写负责人、原联队副官安田亨介（最后官阶为大佐）手中，由于 1967 年学界发生了台儿庄败北论争，它和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被赤柴八重藏（原第十联队联队长）当作证据提出，此后寄赠给防卫研修所战史资料室。

四 日军撤出台儿庄战场的原因

战后，受中国方面“台儿庄大捷”宣传的影响，日本历史学界也开始提及台儿庄的败北，但多数旧军人和当事者并不承认失败论的观点，至少不承认是

① 参考『步兵第十聯隊戰鬪詳報』「第十一号附表」。

② 本数值为参考『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台兒莊攻略戰鬪詳報』「步六十三戰詳第十四号附表其二十一」和“附表其十二”的修正数值。

③ 不包括旅团本部和支队预备队，所以只是一个概数。由『步兵第十聯隊戰鬪詳報』「第十三号附表」和『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台兒莊攻略戰鬪詳報』「步六十三戰詳第十四号附表其十二」加算、修正后的数值。

④ 由『步兵第十聯隊戰鬪詳報』10-13 附表加算。

⑤ 由『步兵第六十三聯隊台兒莊攻略戰鬪詳報』「步六十三戰詳第十四号」的 4 个附表加算。

中方所描写的那种惨败。军中正式记录也把台儿庄的撤退称作“反转”（转攻、转进），并指出之所以“反转”，是由于濛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在联络上的相互误解和意见沟通方面的障碍。^①

被归咎的两支队间电报通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专题所收「台兒莊反轉關係電報綴り / 坂本支隊」中的电文记录了4月1~9日，坂本支队和第二军参谋部，第五、第十师团及与濛谷支队间的通电，通过解读内容可了解部队间意见沟通的具体情况。

据此电文得知，第十师团和第二军方面早在4月5日已经做出让坂本支队“反转”沂州（临沂）的决定，并通知了各部队和方面军参谋部。命令规定部队在4月6日夜至次日清晨集结兵力。可看出坂本支队撤出台儿庄，确实是一个既定行动。此时，坂本支队的向城守备队和骑兵第五联队被国民党军主力围困在向城镇内，急需解围。但据电文，命令要求坂本支队击破当前之敌后经向城、朱陈向沂州前进，并在“反转”中扫荡残敌。此时师团和第二军参谋部的设想，无疑是以攻克台儿庄为前提。问题在于直至4月6日，濛谷支队也没拿下台儿庄，而坂本支队也没能击破当面之敌。即两支队撤出台儿庄并不是得胜后的主动撤出，而是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撤退。

日军战史资料称台儿庄作战为“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并且对此剿灭作战全体也以台儿庄的撤退（“反转”）为基点划分为两期。前期始于第五师团由潍县南下的2月下旬，终于从台儿庄战斗中撤出（即所谓“反转”）的4月7日。第二期从坂本、濛谷支队集结于峰县南山区待机的4月8日开始，终于第二军全体作战部队撤离山东南部，转入徐州战场的5月15日。

在这里，4月7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包括北支方面军参谋部，也从战略布局上，将4月7日以后的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划归为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但对于第二军来说，由于作战地域（山东南部）和对手（国民党第五战区所属部队）未变，所以从连续作战的意义上将2月至5月15日的前后两期作为山东南部剿灭作战一个整体。

① 「步兵第十聯隊史」同刊行会、1974、第599頁。

五 关于日军死伤统计的误用

关于台儿庄作战的毙伤日军数字，国内有“歼敌 11984 人”之说，^① 渐成史学界定论。其来源于何处？其实中方并没有也不可能记录日军死伤，数据全都来自日方统计。在 1975 年出版的『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戦 2』（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朝雲新聞社）第 41 页，我们可以看到此说的原型，即“第五师团 战死 1281 战伤 5478，第十师团 战死 1088 战伤 4137”。此卷作者是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调查员伊藤常男。因为此卷诞生于前述台儿庄败北论争（1967 年 2 月）之后，此时第六十三、第十联队的《战斗详报》（本专题收录）已被寄赠给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以执笔者在写作中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台儿庄战斗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濛谷支队撤出战斗的原因。可以说此书是迄今以来最完整的有关台儿庄作战的客观史料研究。但缺点是误用了台儿庄作战死伤者的统计，是“歼敌 11984 说”的最初数据提供者。

此数据错在哪里？若查找一下日军的战史记录，我们可以在日本防卫研修所藏『北支那作戦史要』第三章第四节的「参考諸表」中找到其原本。^② 以下是北支方面军第二军在 1938 年 5 月编成的“山东南部剿灭作战损失调查表”（见表 1），“11984”的数字出于其中第五师团死伤数 6759 和第十师团死伤数 5225 的总和。此表是第二军为了掌握刚刚结束的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损失情况而做的专门统计，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但使用和解释这一统计需谨慎。

首先可指出的问题是计算方法忽略了“友军”和配属部队的数字。若不加算第一一四师团的 168 人和“军直部队”的 540 人，不能称其为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死伤统计总数。因为此作战绝不是第五、第十两个师团的单独行动。这里的“军直部队”，是指虽参加了作战但又不从属于各师团，而置于第二军战斗序列之下的各部队。若参考一下本专题收录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的《战斗详

① 殷廉等人的论文《台儿庄战役概况》（《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 6 月，第 55 页）首先采用此数字，之后被张宪文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 497~500 页）沿用。殷廉论文此时已注意到 11984 人的统计包括徐州会战，所以提出了台儿庄的死伤者为 8000 人的观点，但没能引起广泛注目。

②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8200。

六 日军的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

本专题中能看到很多第二军在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中的苦战记录。其间第二军被赋予的任务是“将敌主力吸引，牵制在韩庄、峯县、沂州一线附近”。^①为了参加台儿庄会战，此时集结在山东省南部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军队，按日本方面的资料统计共有35个师。^②将这么多的部队都“吸引”在山东省南部，对第二军来说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为了使这一牵制作战成功，第二军的兵力配备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北支方面军为其增配了第一一四师团的一部（骨干为1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大队）、第二坦克大队、第一六师团的一部、第三野战重炮兵联队、第六野战重炮兵联队及一大队后备步兵。^③此外，第二军也将现有的全部兵力投入山东南部的战场。4月7日前在台儿庄、沂州作战的只有濑谷、坂本两支队的4个联队，而之后第五师团将守备胶济线的国崎支队（第九旅团，步兵四大队为骨干）投入沂州一线，第十师团也将济宁、嘉祥方面的长濑支队（第八旅团，步兵六大队、炮兵十六中队为骨干）投入坂本、濑谷支队之间。^④

这被称为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一个多月，对第二军和其他参战部队来说，是比台儿庄作战还要艰难的时期。为了完成把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都拴在山东南部这一方面军作战目标，各参战部队被迫与在人数上、装备上都具有优势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周旋。日军一度攻占了沂州城（国崎支队，4月20日），并攻占了汤恩伯的据点四户镇（坂本支队，4月21日傍晚），但在国民党军顽强拼死的抵抗、反击下战况难有进展。至4月下旬，国崎支队在沂州一线与李仙洲、张自忠、庞炳勋军，濑谷、长濑、坂本支队在

① 「北支那作戦史要」第2章、第1291~1292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7600。

② 「第二軍の作戦関係資料」第281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013800。

③ 「北支那作戦史要」第2章、第1291~1292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7600。

④ 「第二軍作戦経過概要」第276~277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014100。

台儿庄北与孙连仲、汤恩伯、于学忠军形成对峙僵局，战线反复拉锯，未能有任何进展。^①『支那事变第二軍作戰經過概要』描述如下。

第一线部队锐意进行反复进击，逐次攻克了敌方防御阵地的各据点。26日长濑支队夺取了禹王山、胡山一线，坂本支队也在26日进驻了南劳（涝）沟北部地区，各自打击了其当前之敌。但此后战线胶着，进展缓慢。终于，在4月29日，军指挥部考虑到今后作战需要，决定一面保持战线现状，一面做好准备，寻找转移向徐州战场方面的机会……^②

为此，第二军在4月下旬后停止了攻势，一边巩固现存阵地，一边准备向徐州转移。5月上旬之后，认为时机成熟，遂自动脱离了山东南部战场，将主力转向徐州。

本专题收录的「台兒莊反転關係電報綴り / 坂本支队」中有小沼治夫参谋经手的电报，由坂本支队发出，记录了4月8日后第二期作战的情况。从电文中不仅可了解第二期作战的军队部署、上级的作战意图，亦可看到4月下旬坂本支队在攻打长山、艾山时的困境。电文云：

支队虽锐意组织对长山、艾山进攻，却因敌猛烈炮击（敌炮兵仅在艾山一线就有15厘米榴弹炮2门，12厘米榴弹炮4门，野炮、山炮15门）损伤严重，仅剩十几条枪的中队有二，二十几条枪的中队有四（中队满员编制为250人——引者注）。特别是干部将校死伤严重，起草此电文时，又接到独立机关枪大队长战死、副官重伤的报告，即使补充的新兵能按计划到达，现状之下也很难重新组建各中队，为此请迅速考虑优先增补干部将校的计划。

① 「徐州東北方地域ニ於ケル彼我態勢要図（4月20日）中支軍情報記録送付ノ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04120667300。

② 『支那事变第二軍作戰經過概要』第279頁。

这一激烈的战局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撤退之后。

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从3月底至4月13日，被围困在向城镇约两周之久，激烈的战斗使伤亡不断增加。至5月1日新兵补充前，第十二中队中竟“没有一位正规现役军人，只有预备役、后备役和在正定编入的‘补充兵’（体检合格标准为乙种，没有被征兵的预备兵员，未接受过正规军训）50余名”。^①

新投入战斗的第九旅团（国崎支队）的损失也十分严重。4月9日，担任胶济线守备的第九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交接换防后，组成南下增援的国崎支队，掌握了步兵第四十一、第四十二两个联队的大部分兵力，集结于义堂集。主要目标定为攻打坂本支队久攻未下的临沂城。4月20日，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攻占临沂县城，随后其部队南下至郯城县马头镇，插入坂本支队左侧。4月28日以后在北涝沟、南涝沟附近与国民党军之间的攻防战，可以说是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中最激烈的场面。借助坚固的工事，国民党军守军部队顽强抵抗，两军反复争夺，阵地得而复失。为此国崎支队于4月30日退出战斗休整。其日志云“支队由于连日奋战损耗严重，特别是指挥官减少致使第一线部队攻击力大为减退。加之弹药补充不能遂愿，故不得不整理战线集结兵力以备日后反击”，实际就是退出战斗。据《战斗详报》（本专题未选录）记载，从4月26日至5月15日，支队全部9654名官兵中，有1683人死伤。

七 日军死伤人数统计

此间的战斗颇为激烈，关于第五师团的损失，现在没有详细统计，但从第十师团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下属的濑谷支队、长濑支队的4个联队和师团直属部队在此期间死伤为4204（其中死亡1082）人。^②特别是新投入战斗的长濑支队的两个联队，在战斗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步兵第四十联队（鸟取）在这一个月中死伤达1803（其中死亡549）人，也就是说其丧失了全部战斗力的近三分之二。仅一个联队死伤就超出濑谷支队在台儿庄作战中两个步兵

① 「二階堂正回想」鯉十一会編「歩兵第十一聯隊史」1993，第299、309頁。

② 根据第十师团司令部昭和14年3月24日所編「各期戦闘に於ける死傷表」算出。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031400。

联队死伤的总和。步兵第三十九联队（姬路）的死伤也达到 1218（其中死亡 244）人。另外，在台儿庄攻城中已经付出惨重代价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在未得到兵员补充的状况下又死伤了 556（其中死亡 251）人。^①

以上即 1938 年 4 月 8 日～5 月 15 日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中日军的损失概况。可看到其间第十师团的死伤总数（4204 人）远超出了第一期（3 月 14 日～4 月 7 日）即包括界河、滕县、临城、峯县及台儿庄战场该师团死伤总和（2582 人）。^②

若加上第五师团方面（坂本支队、国崎支队）的死伤和军直、方面军配属部队的死伤，其总数一定更为可观。现在虽然找不到第二期作战中第五师团的精确死伤统计，却知道其两期死伤总数为 6759 人，若加上师团以上（军、方面军）配属部队的死伤，应约为 7000 人。若取平均数的话（二期合计的半数），第五师团在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死伤也要达到 3500 人。加上第十师团死伤数 4200 人、师团以上配属部队的死伤之半数 210 人，第二期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伤亡总数，保守地概算也要达到 7910 人。用前记两期作战日军全体伤亡数 13055 人减去第二期作战伤亡 7910 人得到的结果，才应该是第一期作战，即所谓“台儿庄大捷”中日军的准确死伤数。

即山东南部剿灭作战中日军的总死伤者约为 13100 人。其中第一期作战（2 月～4 月 7 日）的死伤为 5100～5200 人，第二期作战（4 月 8 日～5 月 12 日）的死伤为 7900～8000 人。

按师团区分，包括“台儿庄大捷”的整个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第一期中第十师团的死伤者约为 2600 人，第五师团的死伤者为 2500 人。这约 5100 的死伤者数，并不局限于台儿庄、临沂两地区，而应包括从 2 月中旬至 4 月 7 日在济宁西作战的长濑支队、胶济线守备的国崎支队的死伤数，即应为第二军全体在

① 根据「派遣輸送概見表」的日程，到达青岛预定为 4 月 22～23 日，即使路途顺利，到山东南部前线的时间也应该在 4 月末，即主要战斗结束之后〔「派遣輸送概見表」「大陸指第 113 号に関する件」第 1041 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04120358900〕。

② 根据第十师团司令部昭和 14 年 3 月 24 日编成的「各期戦闘に於ける死傷表」算出。其中长濑支队的步兵（两个联队）死伤 135 人，配属部队无法计算〔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031400〕。此数为师团总体的统计，包括了长濑支队和其他部队（旅团本部、通信部队、后勤部队等）。

山东地区所有战场的死伤者数总和。

另外关于第五、第十师团来华后一年中的伤亡总数，还可以参考本专题所收『支那事变第二軍作戰經過概要』中1937年8月下旬至1938年7月中旬的第二军死伤统计表。从中可看出，第二军死伤最多的就是第十和第五两个主力师团，死伤也多发生在台儿庄、徐州战役期间。第十师团死伤总数11581人，是师团在大沽口登陆后一年的死伤总和，伤亡率达45.4%。而第五师团的总数9406人却只是其进入第二军编制以后的7个多月的记录。所以若加上进入山东之前其师团在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原作战的死伤总和7537人，^①第五师团第一年作战中的死伤可达16943人，伤亡率达66.4%。也就是说一年之内，第五师团的出征者10人当中健全的仅剩3.4人。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却在徐州会战后6月3日，因“战功”荣升为陆军大臣。通过此统计我们可清楚看到战争中“一将功成万古枯”的残酷事实。

八 日本有关台儿庄败北说的争论

1. 第三厅的“扩大宣传”

在日军于1938年4月7日撤出台儿庄后，有关台儿庄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出现。初见的正式文件应该是4月7日的《蒋委员长电令》，称“台儿庄之捷”“初步之胜利”“决不足以言庆祝”。^②次日又电云，“台儿庄胜利，敌寇就歼，军心丕振，为我最后胜利之开始”。^③此时只知得胜（濑谷支队撤退），还未接有战果报告，且坂本支队的撤退还未开始。^④4月8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使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快讯抢先报道，云“我军在台儿庄获得空前胜利，消灭敌军万余，缴获步枪、轻重机关枪、步兵炮、大炮、装甲车甚多”。^⑤

① 「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表」第367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485400。

② 《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4月8日，引自“国防部”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种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台北，“国史馆”，1984，第4页。

③ 《抗日战史》“徐州会战”3，引自“国防部”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种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第5页。

④ 濑谷支队于4月6日夜撤退，坂本支队于4月7日夜撤退。

⑤ 社论《庆祝台儿庄胜利》，《新华日报》1938年4月8日。

国民党军最早的详细战果布告，可以说是4日后（4月11日）以陈诚将军（军委政治部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的新闻报道《畅论台儿庄歼敌情况》，曰“对于俘获，目下尚未查清，其已知者如下：战场敌死尸五六千具，伤病约一千五六百，俘虏一千余人，火炮七千（十）余门，战车四十余辆，装甲车七十余辆，汽车一百余辆”。^①同日的《香港华字日报》中，蒋介石的副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也撰文称敌“死伤两万余，缴获兵器难计量”，“胜利实空前，价值无比拟”。^②从报道时间看，此数据应该指的仅仅是台儿庄局部作战的战果（不包括临沂阻击战）。此报道虽出于重要人物，但明显是无稽之谈。夸大的情报源自何处？看当时主管宣传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即可得知。

想来怕也只好说是运气吧？宣传周开展的第三天便遇着台儿庄的大胜利，当时的军事消息是做这样的报道的：

“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在今天看来，这消息是有点令人发噱的。事实是敌人从台儿庄一带做了战略撤退，以便做全面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军师”们却把它夸大起来，真真正正地做了“扩大宣传”。这本来也是“军师”们惯用的老套，然而在当时竟使一般人都被卷进胜利的陶醉里去了。……台儿庄胜利的夸大报道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不好否认。但谁也没有预料到那效果竟来得这么大。^③

① 《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4月11日，引自“国防部”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种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112页。

② 《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4月11日，引自“国防部”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种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第122页。

③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66~68页。

从此文可知，台儿庄的大胜利来自当时的“军事消息”，即“军师”们的“扩大宣传”。掌管宣传口的郭沫若，虽明知这是“军师”们的做假，但为了宣传效果，认同、放行了此条消息。几天后陈诚和冯玉祥的发言，应该也是以此“军事消息”为底本。

又由于此“扩大宣传”出现了意外的效果，所以宣传内容不但没被纠正，反而对外逐渐固定化。之后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称此战役“将该敌歼灭三万余，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①李宗仁的回忆录中也称台儿庄“敌军总死伤当在二万人以上”。^②这种宣传不仅振奋了国内舆论，更使台儿庄战役扬名于海外，被称为“亚洲之滑铁卢”（《明星晚报》）、“世界重要决战之一”（《华盛顿日报》）。^③

2. “台儿庄败北见解”在日本的形成

由于中国的宣传攻势造成了国际影响，所以迫使许多日本人也去回过头关心这一次作战。作为作战指导的研究汇报，1939年，台儿庄作战时的第二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在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军人会馆的内部演说涉及了这一众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使用的材料是第二军的机密《作战日志》。当时第二军的见解是：无法解释濑谷、坂本两支队的撤退理由。资料将撤退原因推诿于两支队的内部矛盾，称濑谷支队长对作战连续失利的坂本支队有不信任感，一听坂本要撤，就开始坐立不安，疑心生暗鬼，生怕自己被孤立，所以两支队互相观望，最终先后撤出。冈本自身也称第二军的作战指导部没有下达过撤退指令，“况且军需物资、弹药补充等也十分充足，敌我又非短兵相接，不可开脱，所以濑谷支队的撤退反而使敌军感到吃惊，难解”等。^④

此报告写于台儿庄战斗的一年后，显然有一种为维护第二军战斗指挥者（实际主要是冈本等作战参谋）的脸面，将撤退（文中称“后方机动”）责任推诿给现地指挥的支队长个人的倾向。

战后，在日本实现了复兴、能有机会喘口气的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

① 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第42页。

②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537页。

③ 《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4月14日，引自“国防部”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各种重要战役史料汇编·台儿庄会战》第122页。

④ 白井勝美·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12 日中戦争4』みすず書房、2004、第520～522頁。

战史研究热，因为有日本全面战败的事实，所以战后研究的倾向也变为对旧陆军体制方面问题的指责、批判。1958年，军事评论家伊藤正德在其著『軍閥興亡史3』中谈到濑谷支队长命令撤退的理由时说：

军司令部从来没下达过以占领台儿庄为目标的作战命令，当然也不会要求其死守……并且见到来助战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失利后不战而退，觉得仅靠第十师团的一部分更没有必要在这偶然占领的地块上抛头颅洒血，此为濑谷支队撤出战斗的理由。可是，在没有接到命令前的私自撤离，却使濑谷之后成了追究责任时的替罪羊。就这样，陆大出身的秀才，若平步青云，在太平洋战争时至少能迁升到集团军参谋长或军长之位，但濑谷少将却因此被编入预备役，之后永远离开了战场。^①

伊藤在此没有承认日军的败北，更没有承认类似中国政府“扩大宣传”那样的内容，强调的只是日军内部的擅自行动，作战不协调，意见、行动、指挥不统一等体制问题。即（1）进行台儿庄作战并不是上级的命令；（2）在认为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濑谷支队长擅自下令撤退；（3）濑谷此后被问责追咎，编入预备役。这几个观点，在1960年代撰述历史丛书、专著的热潮中被再次提起、引用，成为论争热点。

先是1962年秦郁彦在其著作『日中戦争史』中的描述，说濑谷支队在3月27日占领了台儿庄市街一角后被优势敌军包围，奉命来增援的坂本支队也在台儿庄东面被敌军阻拦，在中国军队拼死的抵抗下陷入苦战状态。“可是不了解现地情况的第五师团，却认为台儿庄战斗已成功结束，遂命令坂本支队回援沂州，5日在坂本少将将回援沂州的计划通报给濑谷时，濑谷支队长认为此后若独立作战不可能维持现状，于是决定6日夜晚向峯县方面撤退。……陆军首脑认为濑谷支队的擅自撤退破坏了日军的光荣传统，不久将濑谷少将编入预备役。”^②

① 伊藤正德『軍閥興亡史3』文芸春秋新社、1958、第78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实际上，秦郁彦的研究写得比伊藤要严谨、客观，比如第五师团方面的战局误解等。只是有关濑谷的擅自撤退和受处分之说，可以说受了伊藤正德文章的影响。

1967年2月，中央公论社出版了两本涉及台儿庄战斗的书。一是东京大学教授林茂著『日本の歴史 第25卷 太平洋戦争』。其中关于台儿庄战斗，称“濑谷支队一时占领了台儿庄，由于抵挡不住中国军队包围的压力，于4月6日开始撤退。此次战斗被中国军队称为‘大捷’，广泛宣传于中外媒体，而濑谷少将为此被追究责任，编入预备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①

此内容因为是通俗历史读物中的一段，所以描绘简略，并未触及要点，其中濑谷因此被革职处分的部分沿用的也应是前述伊藤、秦之说。

同年5月，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臼井胜美著『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也在“台儿庄的战败和徐州作战”的标题下提及了台儿庄战役。

攻入台儿庄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救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在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下受到重大损害，出现不得被迫撤退的事态。……对于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军的平型关大捷之后节节败北的国民党军来说，此包围歼灭作战的成功无疑是一个被期待已久的重大胜利。^②

3. 赤柴八重藏的反驳与两套珍贵的《战斗详报》

对此种台儿庄败北论的历史记述首次进行公开抗议的是当时担任濑谷支队下属第十联队联队长、1944年晋升为第五十三军军长（中将）的赤柴八重藏，时年75岁，供职于丸一钢材。赤柴通过中央公论社与执笔人东京大学教授林茂直接见面论辩，并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和安田亨介个人保存的第六十三联队的《战斗详报》，据理力争，最终迫使林茂和臼井胜美部分订正了文章并声明道歉。关于其过程，『步兵第十聯隊史』中有如下记载。

① 林茂『日本の歴史 第25卷 太平洋戦争』中央公論社、1967、第67頁。

②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央公論社、1967、第67～68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赤柴原联队长于昭和42年(1967)2月,在东京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购买了最新刊的『日本の歴史』第25卷(林茂著,中央公论社发行)。发现其中有“台儿庄之战败”一题目,阅读之后大为震惊。之后,同年4月18日,在冈山举行的赤柴·毛利部队慰灵祭上,该书的记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曰:这不仅只是步兵第十联队和步兵第六十三联队自身的问题,因与日军全体的声誉相关,更是一个历史记录的错误。于是赤柴原联队长开始了一连串的交流、论辩活动……提出当时的联队《战斗详报》与原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副官安田亨介保管的该联队的《战斗详报》,综合了有关人士的种种证言,以此为据和著者与出版社方面交涉,结果,终于使错误记录得到部分订正或删除。^①

关于订正内容,臼井胜美在参考了赤柴提供的材料后在其著作『日中戦争』的增补版中将对濑谷、坂本两支队败北、被迫撤退的描述改写如下。

占领了临城后,濑谷支队虽然击败了来增援的汤恩伯精锐部队,但在守备坚固的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福荣部队连日奋战,3月19日至4月6日,第二大队全员1125人中死伤者达到514人。坂本支队奉命前往救援却被优势敌军包围,陷入“苦战”困境,为此濑谷支队长不得不整理战线,命令部队于4月6日退离台儿庄战场向北转进,以便攻击威胁坂本支队右侧之敌(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战斗详报》)。在抗战开始后一退再退、节节败北的国民党军,因为此战成功地阻止了日军的进击,所以将台儿庄的战斗称为“大捷”宣传,4月7日在武汉进行了庆祝胜利的火炬游行。^②

否定了中国方面的“重大胜利”说是臼井订正的要点。而林茂也在1967年9月发行的『日本の歴史』别卷5的附录“月报”中进行了以下订正和道歉。

① 『步兵第十聯隊史』第695頁。

②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央公論社、1980、第67～68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对贵方提出的（赤柴，出版社方面）指摘，我进行了进一步核对。濑谷少将的确在台儿庄战斗后又参加了武汉作战，于1939年10月晋升为中将。对此点错误我诚恳道歉并订正。另外关于“战败、撤退”之件，我与贵社介绍的时任濑谷支队步兵第十联队长的赤柴八重藏氏进行了多次讨论交谈，再三询问了战斗进行状况，也参阅了赤柴氏提供的《战斗详报》。赤柴氏为此件又专门调来同属于濑谷支队，在台儿庄攻击中担任主攻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原副官安田亨介氏保管的该部队《战斗详报》的复印件。综合资料所述得到的新见解为：战场“退却”有种种原因，有为陷入敌四个师包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解围的原因，有为了减少敌炮兵居高临下的炮火攻击伤亡的原因，也有为下次会战保存兵力以适应突发性新事态的原因，总之可以说是一种随机应变、有目的的兵力再部署行为。^①

因为赤柴的论辩在出版之后，所以林茂的『日本の歴史 第25卷 太平洋戦争』初版无法订正，最大的努力也就是上述版面之外的文章应酬。直到4年后的1971年该书增印第2版时，林茂才做了如下修正。

3月25日，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开始进攻徐州东北方的台儿庄，一时攻占了其大部分，可是不料敌数众多难克，并且为救援在台儿庄东部陷入重围的坂本支队，于4月6日日落后将主力“转移”，台儿庄内外支队的大部分兵力，是日集结到台儿庄西北方向的泥沟。中国军称此次战斗取得大胜利，在国内外举行了“扩大宣传”攻势。^②

赤柴八重藏和林茂间的具体交涉情节，可参考现防卫省防卫研修所战史资料中心保管的赤柴八重藏文档，主要是赤柴和当时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森松俊夫之间的信件，可看出赤柴要求的是：第一，订正濑谷启少将被革职处分的误传，此件本为伊藤正德的无稽之谈，所以被虚心采纳、订正；第二，要求

① 『步兵第十聯隊史』第600頁。

② 林茂『日本の歴史 第25卷 太平洋戦争』中央公論社、1971、第67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订正日军败北撤退之说。但林茂、臼井胜美说本来就没触及中国政府虚报的战果、数字，且日军的败北、撤退又是一个事实，所以两人仅委婉叙述了一下撤退和败北，并没有否定日军撤退的事实，也未触及中国军大捷的内容。订正中，由于有了新证据，臼井反而利用了赤柴提供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战斗详报》，把日军的损失、行动情况描写得更为具体。

卷入论争的证人中，还有当时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稻田曾是强硬的主战派，继稳健派河边虎四郎之后调任此职，积极推动了山东南部剿灭作战的进程。关于台儿庄作战，其证言指出：

濑谷、坂本两支队的撤退，从战况来看是正确的选择，当时方面军和第二军两方面，都焦急地期待其尽快撤出。台儿庄的后退不是败退，而是大本营当初的指示，所以没有责任问题……在得到汤恩伯军出现于台儿庄方面的情报时，（大本营）心急火燎，看到濑谷、坂本两支队脱离危机后，才安下心来。因为其作战引诱来了敌军的主力，所以又创造了徐州会战的契机。^①

在这段“口述历史”中，稻田正纯自己推进作战失误的责任被巧妙地掩盖，叙述的应是大本营参谋本部对此作战的综合评价。总之，此次论争事件中旧军方人士是不承认败北的。但由于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战斗资料，学界的林茂和臼井胜美两位教授也认识到中国方面夸张报道的问题，并对日方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描写记录进行了反省。而能使其反省的重要史料根据，则是本专题采用的赤柴八重藏和安田亨介两人自行保管的两套《战斗详报》。此一详报后来被寄赠给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资料的接收刻印时间为昭和42年（1967）5月27日，正好是论辩结束后。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台儿庄论争，我们也许还见不到这两套珍贵的资料。赤柴八重藏于十年后的1977年1月去世，享年84岁。

4. 论争之后的研究成果

有关台儿庄败北的论争使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和步兵第十联队的重要的《战

^① 『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第44頁。

斗详报》得到发现、保存，之后更引起不少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现在防卫省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前身）正在陆续出版百卷『戦史叢書』（1966~1980），关于那一时期的一卷『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编纂时，执笔者伊藤常男对台儿庄作战的作战过程和日军撤退的原因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此研究结果即是本专题收录的『支那事变陸軍作戰』的第一章「昭和13年3月ころの全般状況」、第二章「不拡大方針の破綻と徐州会戦」。

从此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以后北支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及作战意图；看到现地的师团、军参谋是怎样企图说服参谋本部撤回不扩大战线的既定方针，又是怎样从济宁、兖州、邹县、蒙阴一线的地方守备任务到把战线扩大至山东南部的全过程。因为是战史研究，所以论文在每处、每个观点上都提供了足够且严谨的史料根据。

执笔者伊藤常男还试图从资料方面再次佐证赤柴八重藏的有关证言，特别是关于日军的撤退原因。他以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和第十联队的《战斗详报》为中心旁征博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台儿庄战斗过程，并分析了濂谷支队撤出战斗的原因。可以说此研究是迄今以来最完整的有关台儿庄作战的实证研究，资料丰富可信，有说服力。此卷出版后，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该研究也不是没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前述在使用有关台儿庄作战死伤者统计资料时，误用了第二军的统计表。伊藤并没有忽视其所引数据的时间范围，但不加任何解释区分，在批判国民党有关台儿庄胜利的“扩大宣传”后，出示了日军死伤11984人的数据，意图借此强调日军在台儿庄并没有像中方宣传的那样死伤了那么多人。结果这一个数据在中国国内没有经过核实、解释区分即被广泛引用、传播，最终成为台儿庄大捷歼敌数的定说。可以说伊藤论文是台儿庄大捷“歼敌11984人”这一错误数据的最初提供者。

目 录

专题解说（一） 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和平型关作战	姜克实	1
专题解说（二） 山东南部剿灭作战和日本国内的台儿庄 败北论争	姜克实	20

一 平型关战役与日军的山西作战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937年）（节选）		3
北支方面地上作戰の概要		18
察哈爾作戰機密日誌		167
第五師団作戰機密（约1938年底）		297
第五師団山西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		399
山口歩兵第四十二聯隊史（节选）		419
歩兵第十一聯隊史（节选）		513